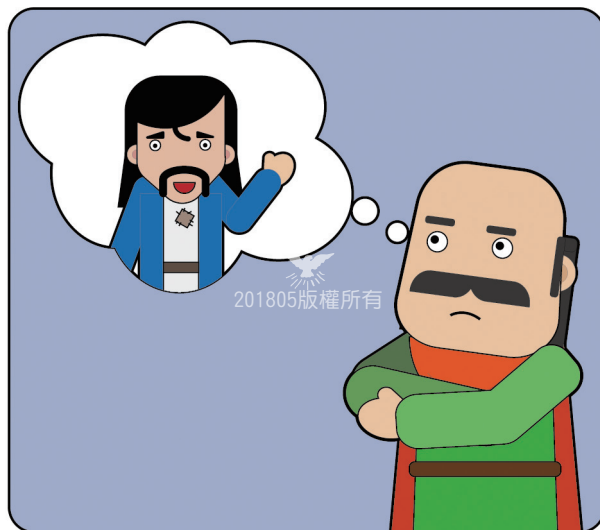


文、圖／吳盈光

尼哥底母的重生日記

耶穌給了我新的視角、新的價值觀、新的生活態度，讓我掙脫束縛，
用全新的姿態展翅高飛。

1.



今天又聽到有人說：「認識耶穌之後，我不一樣了。」

我聽過拿撒勒耶穌的大名，也風聞他讓瞎眼的看見，瘸腿的起來行走。

如果這些病人說「我跟以前不一樣了」，我可以理解。

但好手好腳的人也說「我不再是以前的我了」，這又是怎麼回事？

他們沒長高，鼻子沒變挺，臉上的痣也好端端地長在同一處，

實在看不出有哪裡不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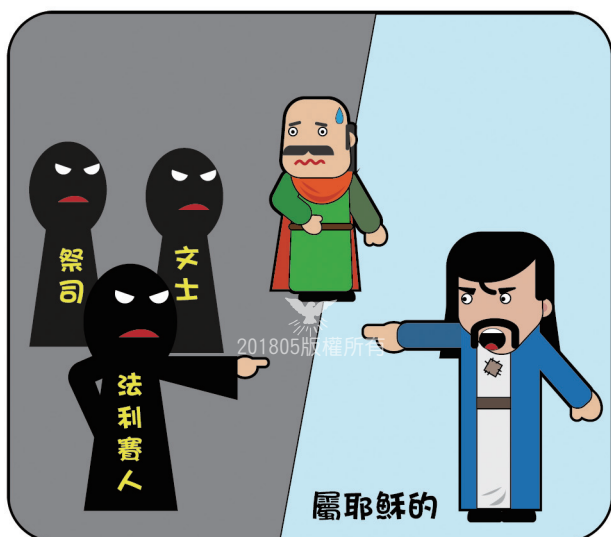
倘若他們真的有某些地方被耶穌改變了，耶穌是怎麼做到的？

藝文
專欄

以琳之泉



2.



今天早餐吃到一半，管家就衝進來，嚷著說拿撒勒的耶穌來到鎮上了。

我交管家說：「你打聽一下耶穌住哪家客棧，我晚上去找他。」

「老爺，您現在去就可以見到他了，為什麼要等到晚上？」

嘖，小老百姓就是搞不清楚狀況。

耶穌辛辣直白的言論惹火了祭司、文士和法利賽人，雖然我相信他是神差來的師傅，其他人可不信，大家都把他當成會變戲法的假先知，恨不得賞他幾個巴掌，再扒光他的衣服，看他懷裡藏了哪些仙丹妙藥。

我好歹也是法利賽人，還是當官的，怎麼說都是公眾人物，大白天就去找耶穌，萬一給人看到了，搞不好會被當成耶穌的同黨，以後要怎麼在這圈子混下去？

3.



夜裡，群眾已散，大街上只有一隻老狗在月光下蹣跚，我低下頭，快步走進耶穌下榻的屋子。

耶穌跟我想的很不一樣，他才三十出頭，容貌竟憔悴衰老，穿著窮酸，談吐卻不俗，只不過是木匠的兒子，卻有王者之風，彷彿他擁有全世界卻不屬於這個世界。

聽說耶穌對聖經有獨特的見解，我請教他：「夫子，一個人要怎麼樣才能進神的國？」

他定睛看我，說道：「尼哥底母啊，人如果不重生，就不能進神的國。」

「人老了，怎麼重生？難道要爬進母親的肚子裡，再出生一次嗎？」

「我指的不是從母腹而生，而是從水和聖靈而生，從肉身生的就是屬肉體的，從聖靈生的就是屬聖靈的。」

我聽迷糊了，水是什麼水？聖靈又是什麼？神的靈嗎？可是神的靈在天上，不在人間，聖靈不降下來，人怎麼從聖靈而生呢？

耶穌又說，神為了要拯救罪人，差遣獨生子降世，叫信的人得永生。「神的兒子」指的就是耶穌嗎？

4.



今天去猶太公會開會，這次的議題不是「律法師考核要點」，而是「耶穌太囂張了，該怎麼讓他閉嘴（最好是永遠）」。

耶穌周遊加利利，人氣越來越旺，但他對宗教界的抨擊讓很多人忍無可忍，今天與會的人士都是德高望重的宗教領袖，每個都像吃了辣椒一樣，漲紅了臉，拳頭握得緊緊的。

「耶穌自稱是神的兒子，分明是假先知，妖言惑眾！」

「他罵法利賽人是『粉飾的墳墓』，說我們外表華麗，裡面裝滿死人骨頭，氣得我

痔瘡發作，痛了三天。」

「可是，有不少人相信他是彌賽亞。」

「哼，會信的都是那些不懂律法的死老百姓，你看當官的和法利賽人，有人會信嗎？」

我心中竊笑，這些人一定不知道他們當中就有一個人是耶穌的支持者，看來得找機會提醒耶穌收斂一點。

「各位聽我說，我們一定要把耶穌關起來，確保他再也吐不出一個字。」

「把人抓來簡單，問題是，用什麼罪名？」

「要安個罪名給他，有什麼困難？」

我原本坐著冷眼旁聽，不吭一聲，一聽到有人想將耶穌治罪，馬上從位子上站起來。

我清清喉嚨說：「各位前輩、各位先進，我們沒有被告的口供，也沒有人證、物證，怎麼能隨便將人定罪？這與律法不合，有違律法的事，萬萬不可行。」

也許是我把「律法」兩字搬出來，大家都安靜下來。

一位白髮蒼蒼的大老斜眼看我。「你幹嘛幫耶穌講話？難道你也是從加利利來的？該不會跟耶穌是一夥的？」

一滴冷汗沿著額頭慢慢滑落，我回答

道：「我只是說句公道話，畢竟我們要面對成千上萬的百姓，總是要給個合理的交代，目前沒有證據證明耶穌是假先知，不能隨便將他定罪。」

大老悶哼一聲，又說：「我記得你叫尼哥……尼哥什麼的。」

「前輩，在下叫尼哥底母。」

「小尼呀！回家把聖經看熟一點，加利利沒出過先知，以前沒有，以後也沒有。」

接下來是一陣哄堂大笑，耶穌一案就這樣不了了之。

耶穌算是「暫時」安全了，我也是。

5.



我知道今天遲早會來，只是沒想到會來得這麼快，宗教界的大老胡亂給耶穌安個罪名，就把他送交官府了。

耶穌將被釘十字架時，門徒都四散了，聽說連彼得也三次不認主。我沒資格說什

麼，因為我也是躲在人群中，遠遠觀看，偶爾瞥見幾個似曾相識的面孔，都是耶穌的門徒，我們四目交接後，都很有默契地別開頭，假裝素不相識。

那一天，日頭轉黑，地也大大震動，下午三點左右，耶穌斷氣了，過了不久，有人從聖殿的方向跑來，大喊：「出怪事了，至聖所外面的幔子裂成兩半，祭司都嚇壞了。」

有人哈哈大笑說：「這樣的話，我們就可以直接走進至聖所朝見神，大祭司可要失業了。」

我想起耶穌說過，神差遣愛子降世，是要為世人代死贖罪，讓神和人之間沒有罪的阻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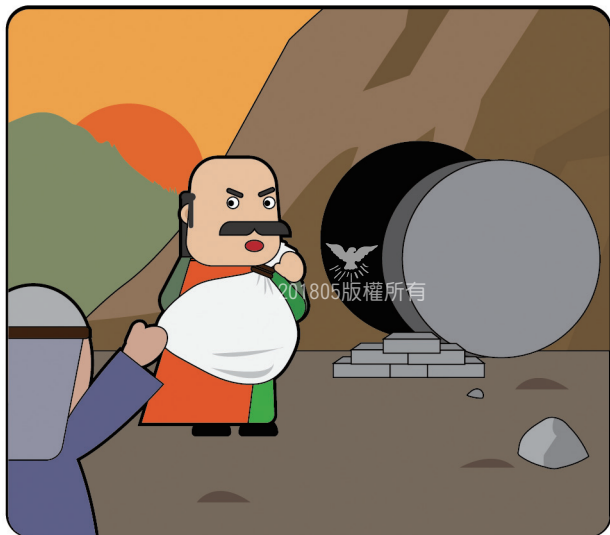
誰的死會讓天地驚怕動搖？誰的死會讓至聖所的幔子裂開，開出一條又新又活的路，讓人可以直接進到神面前？

我猛地轉頭望耶穌，天啊……這人真的是神的兒子，我們竟然將祂釘死在十字架上！

我兩腿一軟，跌坐在地上，我以前只當耶穌是神差來的先知，卻不知祂就是彌賽亞，早知道我就緊緊跟隨祂，為祂極力爭辯，就算被剝下官袍也在所不惜，結果呢？我愛面子，惜地位，什麼也沒為耶穌做，甚至連表態都不敢。

我捶胸痛哭，狠狠撕裂衣服，但真正該撕裂的，是我那燙金的假面具。

6.



耶穌死了之後，亞利馬太人約瑟求見彼拉多，領走耶穌的遺體，還把他為自己鑿的新墳墓讓給耶穌用。

他是當官的，很有錢，一直到他站出來接手安葬一事，我才知道他是耶穌的門徒，看來耶穌的地下支持者不只我一個。

我去找他，自告奮勇要準備遺體用的香料，約瑟說他一手包辦就行了，我說：「老哥，不瞞你說，我也是耶穌的門徒，只是以前不敢給人知道，耶穌在世的時候，我什麼也沒為祂做，現在祂死了，讓我盡一份心力吧！」

他許了我，於是我回家囑咐僕人備妥沒藥和沉香，差不多有一百斤，管家皺眉說：「老爺，這可是一大筆錢哪！」

「錢就是要用對時候，用對地方。」

說完，我揹起香料往外跑，管家追上來，沿路喊道：「老爺，三思、三思啊！你這麼做等於昭告天下您跟耶穌是一夥的，萬

一被官府盯上，如何是好？朋友又會怎麼看您？」

「隨他們吧！當初我就是怕別人指指點點，結果錯失跟隨耶穌的機會，從今以後，我再也不想隱藏自己了。」我挺起胸膛，當街揚聲說：「我叫尼哥底母，我是耶穌的門徒。」

幾個路人轉頭看我，竊竊私語，但我不在乎，反覺得暢快極了。管家側著頭打量我，若有所思，上回換上新衣服，他也是這樣看我。

我問道：「怎麼了？我頭上長出角不成？」

管家笑說：「沒什麼，只是覺得老爺跟以前不一樣了。」

跟以前不一樣了。

這句話好像在哪裡聽過。我會心一笑，以前的我就像一隻膽小多慮的毛毛蟲，怕被太陽晒黑，只好躲在陰影下遙望太陽，但耶穌給了我新的視角、新的價值觀、新的生活態度，讓我掙脫束縛，用全新的姿態展翅高飛。



雖然很多人說過這句話了，但我還是要說：「耶穌改變了我。」

